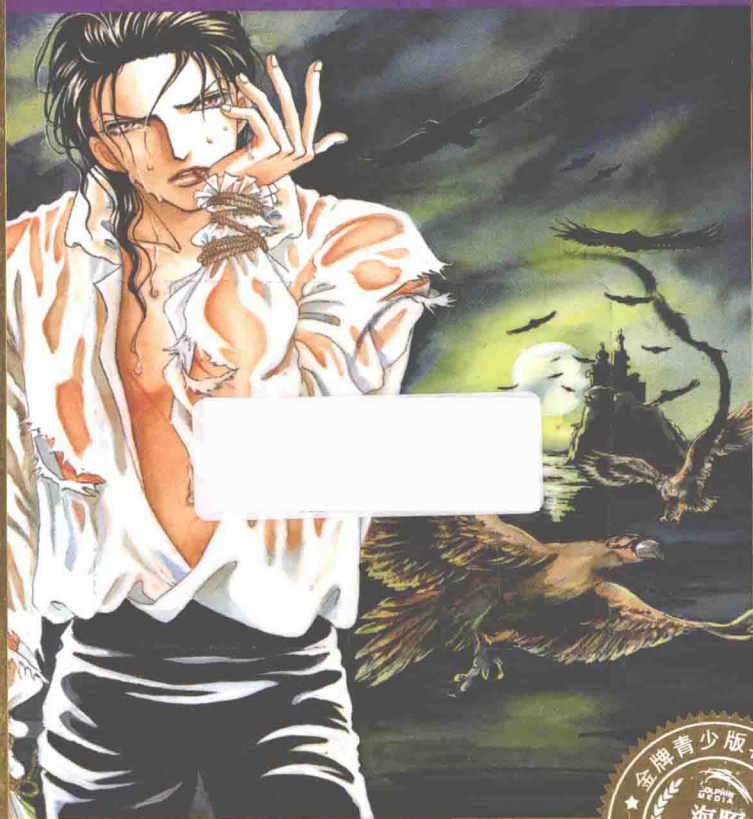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基度山恩仇记

Ji Du Shan En Chou Ji

·青少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基度山恩仇记

[法国]大仲马 / 著

林 阳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度山恩仇记 /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林阳改写. —武汉: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5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284-9

I. ①基… II. ①大…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5451 号



基度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 / 著 林 阳 / 改写

责任编辑: 罗 萍 叶 朋

绘画: 刘 丽 效果制作: 蔡 凯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9.75 印张 彩插 9P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284-9

定价: 18.00 元

策划 /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基度山恩仇记》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属于当时的“报刊连载小说”。

主人公爱德蒙·唐泰斯是马赛的一名青年水手。正当他做了代理船长、准备结婚时，他受到了同船上的押运员唐格拉尔、情敌弗尔南多、邻居卡德鲁斯的嫉妒和陷害，被这些人诬陷为“拿破仑党”而被抓起来。检察官维尔福在审查案子时，因牵扯到自己的父亲，所以将爱德蒙打入伊夫堡的死牢。

爱德蒙在狱中巧遇挖掘地道要逃跑的法利亚神父。通过十年的交往，他从神父那里获得了丰富的学识。一次，神父突然发癫痫死去。爱德蒙利用这个机会，藏进了裹尸袋，假装死人，被士兵扔进大海。从小生活在大海上的爱德蒙终于逃出虎口，搭乘上了路过的船只。

爱德蒙按照法利亚神父原先的指点，在基度山岛找到了宝藏。一夜之间，爱德蒙成了亿万富翁，从此，他改名为“基度山伯爵”。

他听说船主莫雷尔救助过他的父亲，并为他的出狱奔走，于是当莫雷尔就要破产时，爱德蒙替莫雷尔还清了债务。

接着，他向三个仇人复仇。弗尔南多夺人之妻，出卖恩人，结果身败名裂，妻子离他而去，儿子也不愿为他决斗，他只好自杀；维尔福自私自利，企图活埋私生子，最后罪行败露，妻子和儿子服毒死去，他也疯了；而导致爱德蒙悲剧的主谋唐格拉尔终于破产，被迫把骗到的钱如数交还……

复仇之后的基度山伯爵在促成马西米兰和瓦朗蒂娜的婚事后，留下一笔巨大的财产，离开了喧嚣的世界……

目 录

※—————※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
第二章	订婚喜宴	15
第三章	科西嘉岛的魔王	33
第四章	两犯人	41
第五章	宝藏	58
第六章	走私贩子	77
第七章	回忆往事	86

第八章	莫雷尔父子公司.....	102
第九章	水手辛巴德.....	117
第十章	显身.....	130
第十一章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150
第十二章	欧特伊别墅.....	173
第十三章	灰斑.....	188
第十四章	毒药学.....	194
第十五章	公债的涨落.....	200
第十六章	乞丐.....	209
第十七章	打探.....	215
第十八章	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	224
第十九章	窃贼.....	232
第二十章	审问.....	240
第二十一章	母与子.....	252
第二十二章	婚约.....	258

第二十三章	赤练蛇	267
第二十四章	开庭	275
第二十五章	抵罪	285



第一章 船到马赛

1815年2月24日，在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向人们发出了信号，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它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

马赛的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但它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至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

岸上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跳进了一只小艇，迎着“法老”号驶去。

大船上的一个青年看见了来人，就摘下帽子。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年龄约莫有19岁，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

“爱德蒙，出了什么事？”小艇上的人喊道。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那个青年回答说，“我们失去了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不过，可怜的莱克勒船长得脑膜炎死了。”说完，他便转身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那青年水手四周环视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问。

“唉，先生！完全是始料不及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莱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督交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就觉得头不舒服。24个小时后，他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海葬了他。”

这时，船正驶过圆塔，青年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帆和三角帆！”

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了，犹如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现在请您上船来吧，莫雷尔先生，”爱德蒙说，“您的押运员唐格拉尔先生会把详细情形告诉您的。我还得去照顾抛锚和给这只船挂丧的事。”

唐格拉尔现在正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的面孔。水手们都憎恶他，却很爱戴爱德蒙·唐泰斯。

“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莱克勒船长是负责莫雷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的公司的最合适的人才。”

“可是，”船主一边说，一边把眼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的爱德蒙身上，“在我看来，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就完全称职。”

“是的，”唐格拉尔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仇恨的目光说，“但船长刚去世，他竟跟谁也不商量一下，自作主张地独

揽指挥权，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返回马赛。”

莫雷尔说：“他既然是大副，这就应该是他的职责。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事儿，是他的错，除非这艘船有什么故障。”

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停泊，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贝特朗元帅。”

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把爱德蒙拖到一边，急忙问道：“陛下他好吗？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他说，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代代都当船主。当他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那个团里面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莫雷尔，他后来被提升到上尉。爱德蒙，如果你曾带一包东西给元帅，并还同陛下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那你就会受连累的。”

“我怎么会受连累呢？”爱德蒙问，“我根本连带去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的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迎过去了。

他刚离开，唐格拉尔就凑过来说道：“爱德蒙没有转交莱克勒船长给你的一封信吗？”

“有一封信吗？你怎么知道？”

经船主这样一问，唐格拉尔的脸顿时涨红了：“那天我经过



船长室门口时，那门是半开着的，我便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任交给了爱德蒙。”

“他没有对我提到这件事，”船主说，“但是如果有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唐格拉尔便趁机溜走了。

“喂，我亲爱的爱德蒙，你愿意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吗？”船主说。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的父亲。而且，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爱德蒙，我怎么给忘记了，在迦太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在焦急地等待着你呢，那可可爱的美塞苔丝。”

爱德蒙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难怪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法老’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呢。”

“她是我的未婚妻。”青年水手说。

“你真是一个守规矩的小伙子，爱德蒙。莱克勒船长临终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当时已经不能动笔了，先生。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假。”

“是去结婚吗？”

“是的，先是去结婚，然后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好吧，爱德蒙。反正船要过三个月以后才能再出海，你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因为‘法老’号，”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背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爱德蒙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禁说道，“你说什么呀？你好像看到了我心底的秘密。你真要任命我



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爱德蒙，假如我是一人说了就算数的老板，我现在就可任命你。”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莫雷尔先生，谢谢你。”

“爱德蒙，假如由你来负责‘法老’号，你愿意把唐格拉尔留在船上吗？”

“莫雷尔先生，”爱德蒙回答道，“凡是那些能获得我们船主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上了岸。

船主转过身来时，看见唐格拉尔正站在他背后。唐格拉尔也在用目光遥送那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爱德蒙，但两个人目光里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不相同。

爱德蒙跑回家，他的父亲正踩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想编成一个花棚。突然他觉得一只手臂拦腰抱住了他，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起来：“父亲！亲爱的父亲！”

老人惊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就颤巍巍地倒在了他的怀抱中。

“高兴点，亲爱的父亲！我们现在要过快活的日子了。”

“孩子，”老人说道，“快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了？”

“父亲，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莱克勒先生死了，承蒙莫雷尔先生的推荐，我极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你懂吗，父亲？想想看，我20岁就能当上船长，薪水是100金路易，还可以分红利！这可是像我这样的穷水手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呀！来，来，”青年说，“喝点酒吧，父亲，你把酒放在哪儿了？”

老人说：“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爱德蒙说，“父亲，你缺钱用吗？可是三个月前我临走的时候给你留下过 200 法郎呀。”

“是的，是的，爱德蒙，一点儿不错。但你当时忘了你还欠我们邻居卡德鲁斯一笔小债。”

“这么说，三个月来你就只靠 60 个法郎来维持生活？”青年自言自语地说。

他翻开口袋，把钱全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几块金洋和一些小零币。老唐泰斯的脸上顿时展露了笑容。

“拿着吧，去买些吃的东西。父亲，先雇一个用人。我决不再让你独自一个人长期孤零零地生活了。嘘，别出声！有人来了。”

“是卡德鲁斯，他一定是听到了你回来的消息，知道你交了好运，来向你道贺的。”

“哼！口是心非的家伙，”爱德蒙轻声说道，“不过，他毕竟是我们的邻居，而且还帮过我们的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欢迎的。”

爱德蒙的这句话刚讲完，裁缝卡德鲁斯那个黑发蓬松的头便出现在门口。他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一块布料。

“怎么？真是你回来了吗？”他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笑道，一面斜眼看着爱德蒙抛在桌子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

青年看出了他那黑眼睛里流露出的贪婪的目光。

他漫不经心地说：“父亲，快把这些钱收到你的箱子里去吧，除非我们的邻居卡德鲁斯要用，我们倒是乐意帮这个忙的。”

“你这个消息会让那些老朋友听了都高兴的，我还知道圣·

尼古拉堡那边有一个人，听到这个好消息也会高兴的。”

“是的，我亲爱的父亲，现在我已经见过你了，知道你很好。请允许我到迦太罗尼亚人的村里，好吗？”

“去吧，我亲爱的孩子，”老唐泰斯说，“望上帝保佑你的妻子，就如同保佑我的儿子一样！”

“他的妻子？”卡德鲁斯说，“你说得太早了点吧，唐泰斯老爹，她还没正式成为他的妻子呢！”

“她肯定会成为我妻子的。”爱德蒙回答。

“不错，不错，”卡德鲁斯说，“但你这次回来得很快，做得是对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美塞苔丝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而漂亮的姑娘总是不乏有人追求的——尤其是她，身后有上打的追求者呢！”

“真的吗？”爱德蒙的微笑里流露出一丝不安。

爱德蒙拥抱了一下他的父亲，和卡德鲁斯告别了。

卡德鲁斯又待了一会儿，便离开老唐泰斯，下楼去见唐格拉尔，后者正在西纳克街的拐角处等他。

“怎么样？”唐格拉尔说，“你见到他了吗？”

“他简直骄傲得很，已经要来关照我了。好像他是个什么大人物似的，而且还要借钱给我，好像是一个银行家。”

“他还爱着那个漂亮的迦太罗尼亚小姐吗？”

“简直爱得发疯了，但除非是我弄错了，在这方面他可能要遇到点麻烦了。”

“你说清楚点。”

“是这样的，我每次看见美塞苔丝进城时，总有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迦太罗尼亚小伙子陪着她。那个人有一对黑色的眼睛，



很神气也很威武，她叫他表哥。”

“真的？那么你认为这位表兄在追求她吗？”

“我只是这么想：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对一个漂亮的17岁的少女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那我们就到这条路上去吧，我们可以在瑞瑟夫酒家那儿等着，一面喝酒，一面在半路上等着他，看一下他的神色怎么样，就知道了。”

“走吧，”卡德鲁斯说，“但话说在前面，你来付酒钱。”

“那当然！”唐格拉尔说道。他们快步走向约定的地点，要了瓶酒。

邦非尔老爹看见爱德蒙在十分钟以前刚刚过去，于是他们确知了他还在迦太罗尼亚人的村里，便在梧桐树下坐下来。

那两位朋友一面喝着泛着泡沫的拉玛尔格酒，一面竖着耳朵，留神着百步开外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小村庄，便是迦太罗尼亚人居住的地方。

这所房子的墙外爬满了颇具乡村风味的藤类植物，阳光普照着那些枯黄的叶子，使上面涂了一层美丽的色彩；房子里面是用像西班牙旅馆里那样千篇一律的石灰粉刷的。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像乌玉一般黑，双眸像羚羊的眼睛一般温柔。她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那花瓣被撕碎了撒在地板上。离她不远处，坐着一个年约22岁的高大青年，他在注视着她，脸上一副烦恼不安的神色。

“你看，美塞苔丝，”那青年说道，“复活节快要到了，你说，这不正是结婚的好时候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弗尔南多。你再问下去是自寻烦恼，”美塞苔丝回答说，“我一直把你看作我的哥哥，别向我

要求超出兄妹之爱的感情，因为我的心早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了。我相信他至死都只会爱我一个人。”

“你永远爱他吗？”

“我活一天，就爱他一天。”

弗尔南多像一个战败了的战士垂下了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突然他咬牙切齿地说：“假如他死——”

“假如他死了，我也跟着死。”

“美塞苔丝！”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屋外兴冲冲地叫了起来，“美塞苔丝！”

“啊！”青年女子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你看，他来了！”她冲到门口说：“爱德蒙，我在这儿呢！”

弗尔南多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他向后退去，踉踉跄跄地靠在椅子上，一下子坐了下去。爱德蒙和美塞苔丝互相紧紧地拥抱着。突然，爱德蒙发现了弗尔南多那张阴沉的脸，这张埋在阴影里的脸带着威胁的神气。那迦太罗尼亚青年不自觉地动了一下，下意识地按了按在腰部皮带上的短刀。

“啊，对不起！”爱德蒙皱着眉头转过身来说，“我不知道这儿有三个人。”然后他转过身去问美塞苔丝，“这位先生是谁？”

“这位先生将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爱德蒙，因为他是我的表哥。他叫弗尔南多——除了你以外，爱德蒙，他就是世界上最喜爱的人了。你不记得他了吗？”

“是的，记得，”爱德蒙说道，他并没有放开美塞苔丝的手，用一只手握着美塞苔丝，另一只手亲热地伸给了那个迦太罗尼亚人。但弗尔南多对这个友好的表示毫无反应。爱德蒙全明白了，他脸色立刻变了，有点发怒了。

